

七一和歷史的特質

文/馬國明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參與人數高達五十萬人，第二日不少報章說：「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又或者說：「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歷史一向是統治者的歷史，像唐太宗李世民與哥哥爭奪皇位，先發制人，殺了已被冊封太子的哥哥建成和支持建成的弟弟元吉後，更進逼唐高祖李淵交出皇位。中國歷史卻輕描淡寫地把這段同室操戈，兄弟相殘的血腥事蹟寫作「玄武門之變」，跟中共說的「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一場政治風波」異曲同工，都是典型的統治者寫的歷史。如果說「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那麼這一段歷史和之前慣常由統治者寫的歷史有甚麼明顯的分別？如果「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那麼香港市民還創造了甚麼歷史？

即使在統治者眼中，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亦有點不尋常。這一日原是香港主權移交的紀念日，但主權移交的講法是從舊的宗主國的立場出發；對中國大陸這個新的宗主國來說，香港從來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果香港曾經短暫地從中國大陸的國土分了出去，那只不過是當年統治中國大陸的清朝政府喪權辱國的事例而已。從中國大陸的立場而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正式結束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七月一日這個日子要紀念的便也是結束百年屈辱這件天大的事，為了紀念這件天大的事件，有關當局分別在灣仔和大埔豎起「回歸紀念碑」和「回歸紀念塔」。

歷史的字眼十分奧妙，也極之詭譎；七月一日既是「主權移交」，也是「收回主權」，更是「回歸祖國」。「主權移交」說的是英國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大陸，「收回主權」當然是說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至於「回歸祖國」說的則有如偶然舉辦的「行路返廣州」般，是香港重投「祖國」的懷抱。從事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大多認為歷史是一門客觀和科學的學科，歷史研究必須本著科學精神，以事實為依歸。歷史學家的見解毋須置疑，歷史學家的努力更值得尊重，但歷史不但是歷史學家們的客觀和科學的歷史，更往往是統治者為了鞏固其政權而建構的一套論述。若以客觀為準則，「主權移交」的說法最可取。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當日，英國的查理斯王子專誠到香港代表英國主持主權移交的儀式，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收回主權」的說法說出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意願，同是合符事實。「回歸祖國」的說法除了染上濃濃的感情色素之餘，還帶著幾分含糊和曖昧。「回歸祖國」這種說法明顯忽視了在上個世紀的整個八十年代裡，當中國大陸清楚無誤地表達了收回香港的意願之後，香港社會一直被焦慮籠罩著的事實。

在整個八十年代裡，有人選擇移民，有人一廂情願地遊說中國的領導人收回香港的主權，但治權卻仍舊由港英政府管有。「行路上廣州」般的「回歸祖國」絕對不是大多數香港

市民的客觀描述，但這個不客觀的說法卻是官方對七一的稱號，除了「回歸紀念碑」和「回歸紀念塔」之外，更有「回歸紀念日」和「回歸十周年慶典」等官方採用的字眼。「收回主權」的含意可以包括中國大陸妄顧香港市民的意願，霸王硬上弓般的收回香港。相反「回歸祖國」卻是香港重投偉大祖國的懷抱，既溫馨又感人，完全沒有任何負面意義，統治者當然樂於採用。客觀科學嗎？統治者的歷史講求的是方便，不是客觀科學。

六四事件最能夠說明統治者對待歷史那種「不問好醜，但求就手」的取態。六四事件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當年的死傷者究竟有多少，他們姓甚名誰？對於這些問題，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一直諱莫如深，既沒有負起一個政府的起碼責任，查清楚有多少國民在事件中死傷；更阻撓「天安門母親」這個民間自發的組織調查和發佈死傷者的名單。標榜客觀科學的歷史學家們必須明白，當堅持要追查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一個接一個的老死之後，當所有在六四中死去的年輕生命的父母們都相繼離世時，六四死難者的確實數目這一簡單的事實便永遠不可能知道。在統治者的強權和專橫下，歷史的真相有可能永遠隱沒。六四二十周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參與的人數雖然有爭議，但人數之多是歷年之冠。除了維園的燭光晚會，紀念六四的活動還包括詩歌朗讀、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世代的聚會和對談等，報章上的討論文章更是百花齊放。出席集會和撰寫文章的都逼切地感到經過二十多年後，當年血腥鎮壓、手上仍沾著鮮血的統治者依舊是歷史舞台上的勝利者，即使是死去的人仍無法獲得安全。死去的已失去寶貴的生命，但當歷史的勝利者繼續是勝利者，甚至像秦始皇的想像般，其後代千秋萬代的一直統治下去時，死去的更會永遠從歷史裡消失，他們恍似不曾在世上活過一天般。統治者的歷史不但不講求客觀科學，而且將受害者吞噬。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或是「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的歷史都不過是風中的殘燭。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方面便把它定調，強調香港市民是因為不滿經濟才會參加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一事則絕口不提。七一大遊行或許已寫進歷史，但這段歷史隨時會像「主權移交」或「收回主權」變成「回歸祖國」一樣，變成是一段對統治者有利，方便統治的歷史。事實上，自從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方面不斷放寬中國大陸各省市居民到香港旅遊的限制（即所謂「自由行」）。香港的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等均錄得可觀的增長。最近，剛貴為人大委員長的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會見香港某建制組織時一再強調「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對比張德江的見解，無論是「七一大遊行已寫進歷史」，或是「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等講法雖不至是空談，但顯然已無甚意義。沒有人會否認發展經濟的重要，不幸的是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由於北京方面把五十萬人的訴求定調為對經濟發展的不滿，因而推出多種優惠香港的措施，除了「自由行」之外，還有免關稅或撤除規限讓香港的貨物和服務業可以進入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即所謂CEPA），「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提法更令香港的金融業人士垂涎三尺。如果說「香港市民又一次創造歷史」，那麼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方面所造的便是「官老爺才是一次又一次，歷久不衰地創造歷史」。這樣說不是要貶低七一大遊行的意義，而是要清楚知道歷史總是令人

神傷的，因為只要回望歷史，歷史必定包含各種未兌現的承諾、未完成的希望，甚至是失落的希盼！2003年七一大遊行確曾帶來希盼，但十年之後，當年的希盼已大多被埋葬在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垃圾堆中。